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而彼亦將悔禍率從鑾輿有可還之理矣李綱

中興十議刪

經濟言輯要卷之八終

且耕且守深得古寓

新刻陳太史經濟言輯要卷之九

屯田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禍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芻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筭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

兵子農之遺意須看他斟酌利害處乃見其用心不苟

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陿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亾經阻遠追效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亾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充國屯田奏二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兵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餚
闘具燧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爲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
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
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
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
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
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
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

亶但也

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
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疲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
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
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隅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
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埜雖亾尺寸之功媮得
避嫌之便而亾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
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臯當
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

澹給也

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理財

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間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

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林陵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將何以待其後耶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

無益之費是病根

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日求而去之自毫厘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厘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蘇軾省費用策刪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入多者穰也欲倍入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宜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于耕農婦人力于織紝則入多務于畜養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于權計審于地形舟

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于財用節于衣食宮室器械周于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者皆人爲也類語

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其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至于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類語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亾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諸子類語

句巧

征歛

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爲民梯罪也○古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物價騰踴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奸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

天子藏于海內句極合王道

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鉄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罷鹽鉄以資暴强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强暴日以不制而兼併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于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鉄故權深利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胸邴也賢良文學罷鹽鉄議刪

太宗真賢主

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亾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唐太宗論止盜節錄

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

說得酸鼻

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狂役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利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今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 司馬光應詔陳失政疏刪

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于江淮請和糴于關輔以省其費以便于人臣愚以爲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于艱食此穀賤于傷農困則難于徵租賤則易于乞糴斯則不便于彼而無害于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爲法修以爲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

四方之所奏也萬人之所會也六軍之所聚也雖野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能充其費況可日削其穀月朘其糧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齎歛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挽江淮之利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者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者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宅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汎舟之役怠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也此臣所以謂若以為長久之計則不知其可也自居易議罷漕運可否策對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于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以破兼併之門而塞僥倖

切中時弊

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常起于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于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併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于其

李卓吾曰吁此丈量之所

以爲惡政也

唐荆川曰宋時稅契法甚嚴今寬矣

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夫人亾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嚮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于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蘇軾較賦役策刪

今日苛暴之吏株連蔓引生靈荼毒目擊

慎刑

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其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

慘然誠可痛恨

入粟贖罪尚乖教化況援以拜爵長貪墨

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亾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 路温舒尚德緩刑書刪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

喪兼行乎

不可不愼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亾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亾

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蕭望之入

粟贖罪議

聖人之爲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于民也錢易請除非法之刑節錄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

聲子爲析舉語子木刪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

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賞罰

理國化人在于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

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于情理意實包于矯誣傷善售奸莫斯爲甚陸贄論刑賞刪

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

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于賈豎賤人甚者至于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故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于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

然後勉强于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蘇軾無沮善策刪

先王之治國也不滛意于法之外不爲惠于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党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而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党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于庭百慮其家不一留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于相益不務尊君也 類語

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類語

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羊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鏹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還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李斯督責書刪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党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欠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欠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 諸子類語

經濟言輯要卷之九終